

六
度
文库

文学言语的 修辞审美建构

祝敏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文学言语的修辞 审美建构

祝敏青 著



人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祝敏青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01-013966-1

I. ①文… II. ①祝… III. ①文学语言-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769 号

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

WENXUE YANYU DE XIUCI SHENMEI JIANGOU

祝敏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65 千字

ISBN 978-7-01-013966-1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陆游诗曰：“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这四句吟论，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学术正脉的孜孜追求，也俨然是中国古代正直知识分子学术情操的典型写照。清儒方东树所谓“表人物，正学脉，综名实，究终始”（《刘悌堂诗集序》），方宗成云：“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桐城文录序》），皆合斯旨。因此，我常想，对先辈优秀学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承传其学术，弘扬其文绪。

一所百年高校，必有深厚的学术蕴蓄。福建师范大学创校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百余载间，英贤辈出，晖光日新。若如国学宗师六庵先生者，其宏敷艺文的纯风休范，允属我校文学院在特定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学术标帜。记得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撰诗有“及门子弟追洙泗，开国文章迈汉唐”之句，多年来为学界识者所激赏，盖缘诗句抒发了一位敦厚学者对所从事的教学和著述事业的豪迈情怀。

先师六庵教授，姓黄氏，讳寿祺，字之六，自号六庵，学者称六庵先生。民国元年（1912）生于福建霞浦，公元1990年卒于福州。早岁游学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事曾国藩的再传弟子尚节之（秉和）及章太炎的高足吴检斋（承仕）等著名学者。曾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华北国医大学、国立海疆学校、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高校，1949年以后，长期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初名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兼任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文学学会会长、福建诗词学会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等。先生毕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敦于培才，勤于著述；精研群经子史，尤深于《易》；通贯诗律，博赡文词。有《群经要略》、《易学

群书平议》、《汉易举要》、《周易译注》、《楚辞全译》、《六庵诗选》等行世。

学科建设,固需旗帜,更需队伍,尤其是组建能承前启后的优质学术团队。我校文学院各学科的建设多年来卓有成效,蜚声海内外,端赖于有这样的体认和措施。如现代文学学科以桂堂先生为旗帜,形成了坚壮的学术群体;古代文学学科以六庵先生为旗帜,聚合着谨实的科研力量。今文学院以六庵、桂堂的名义编为文库,分别掇采古代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群中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汇集出版,其用意宜颇深厚:既可赍绍前修,又堪率勉后学,于我院将来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及与学术界的多方交流共谋进步,应当均有重要意义。

《六庵文库》初辑,汇合了我院古代文学学科文学专业与语言专业十二位教授的学术著作,人各一集。其中治古文学专业者六,有陈庆元《文学文献:地域的观照》,述八闽文学之史迹;郭丹《经典透视与批评》,探索先秦两汉文学经典之源头与精华;李小荣《晋宋宗教文学辨思录》,寓佛道文学之潭思;欧明俊《古代文体学思辨录》,作各类文体之谛辨;涂秀虹《叙事艺术研究论稿》,论古代小说戏剧叙事之精义;拙稿《学约斋文录》乃滥厕其间,略抒关乎旧学的些微浅见,未足道也。治语言专业者亦六,有马重奇《汉语音韵与方言史论稿》,判析音韵而兼及方言;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宏拓修辞而绎寻新义;朱玲《中国古代小说修辞诗学论稿》,推扬修辞而衍及诗学;陈泽平《福州方言的结构与演变》,专注一域而精研其语;祝敏青《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立足文学而考鉴修辞;林志强《字学缀言》,辨字考文而泛涉金石。凡诸家所论撰,皆不离本学科范畴,其学术造诣之浅深若何,固有待于学界确评,但其中所呈现的克承前辈学风,商兑旧学、推求新知的精神,则是颇为鲜明的。

我曾忝列六庵先生门墙,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任先生的学术助手,直至先生辞归道山。回思数十年的为学历程,每前行一步,都凝聚着先师培育的心血。今承命为《六庵文库》制序,不胜厚幸之至,因就文库的编纂始末,略书数语,以赞明其意义。同时,也藉此企望与学界同道共勉互励,取长补短,为踵继先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传正统”、“正学脉”,而共同奉献绵薄之力。

张善文谨述于福州

公元2014年7月岁在甲午大暑后三日

目 录

第一部 开端

引子.....	2
盘古.....	7
开辟.....	12
非斯.....	15
世界.....	17
万物.....	19
漂泊.....	24

第二部 发生

黑暗.....	29
天籁.....	34
光明.....	38
红狗.....	44
白龟.....	49
寻找.....	52
女娲.....	56
初会.....	59



泥人	65
命名	74
象湖	78
交接	84
腰围	91
食物	96
树巢	100
睡眠	106
漩涡	112
苟芒	115
大河	118
伏牛	124
窝棚	130
流风	135
雷火	140
圆梦	144
洪水	149
塑造	155
虚空	161
进化	174
孕育	179
筑居	184
出生	189
成长	195
自述	200

第三部 生发

日子·····	208
死亡·····	218
关系·····	226
邢天·····	234
申娼·····	239
陷阱·····	245
完稿·····	249
独卦·····	261
规矩·····	264
嫦娥·····	270
神话·····	274
遗嘱·····	282

第四部 结局

形式·····	292
盘古·····	294
真相·····	297
小说·····	301

语境——

文学言语的生存家园

语境伴随着文学言语从生成到解读的全过程，就它对文学言语不可或缺依存关系而言，可将其视为文学言语的生存家园。语境与文学言语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依存关系，不只有语境适应，还有语境背离。基于文学语境的复杂性，其考察空间呈现出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多维状态。

文学语境的多维视界

文学话语是特殊层面的言语交际。语境,作为话语存在的家园,在文学话语中也就带有了不同于日常交际语境的特点。语境作为参与建构文学话语的因素,是一个需从多维视界加以审视的复杂体,它往往使对语言的审视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

在文学话语同一交际界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语境因素。与话语中心关涉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因素往往处在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状态下。这些多维的语境因素聚焦于同一话语中心,又与话语中心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话语与语境的多形态格局。这就使语境对话语的制约、干扰或生成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从多维视界对文学语境加以考察,有着广阔的考察空间。

一、文学语境多维层面

文学话语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在文学话语中,既有显性的语符层面,又有隐性的认知层面与审美层面。语境各因素交织其间,组成了文学话语与语境的多维形态。

语符层面,是由语词横向组合而形成的链接。这一层面是以线性的外在形式作用于读者的视觉感官的。在这一层面上语境以语言材料组成的上下

文或前言后语出现。认知层面,则是由语符表层与其隐含的非语言语境因素相融合而构建的深层意蕴。表达者与接受者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心灵的沟通。审美层面,则是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渗透了表达者语义升华和接受者审美体验的有机结合,是话语的价值体现。审美的体验是一种超语言的体验,语境各要素在这一层面得到最终的融合。我们可以下例分析这三个层面的状况: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袋经常熏焦,他们由豪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余秋雨《三峡》

从语符层面看,语词组合所构成的话语链诸环节是不相协调的。首先,是语符所指代的时间、对象语境的不和谐。李白与刘备,应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朝代两类人物。“清晨”与“夜晚”的衔接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差,对自然历史的人、事进行了重组。从事件、风格、态度来看,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也应是水火不相容的。表达者却在认知层面将这些互不相容的人、事、时加以移位链接。表层的不相容,不和谐,被统一于白帝城这一特定的地域背景之中,使“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李白与“白帝城托孤”的刘备在因地域而关联的语符表层,衍生出沧海桑田,世事更替的深层感慨。在解构历史话语的同时,含有了认知的深层层面,并在审美层面实现了修辞化的话语重构,使读解者在作者诗意话语与语境的融合中,去感受作者对世态风云的感慨,对和平的祈盼。巴赫金在分析普希金的抒情剧《离别》时的一段阐述或许可以作为上述语段的理论印证:“审

美观照世界的具体建构,情形就是这样。在这里凡属价值因素,都不是受原理原则决定的,而是受事物在事件具体建构中所处的唯一位置决定的;而事件的建构又是从参与性主体的唯一位置出发而实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作为具体人的唯一性因素得到确认。在这里,空间的、时间的、逻辑的、价值的因素,都在具体的统一中得到充实……都同一个具体的价值中心相联系,不是按照理论体系而是按着建构原则从属于这一价值中心,通过这一中心并在这一中心之中获得各自的定位。”^①上例中的时空、人物、事件正是围绕着话语价值中心,在打破话语常规的同时进行了重组整合。

当然,文学话语的三层面是相融合的,人们对语符层面的解读就蕴含着对认知层面和审美层面的接受。因此,我们对文学话语多层面的分解实际上应看作对话语不同角度的审视。而在对某一话语现象进行鉴赏时,接受者对话语三层面的接受是融为一体的。

文学话语的多层面,为话语表达者提供了多角度的审视领域,也为话语接受者提供了广阔的鉴赏空间。同一自然现象,可以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想象,也因此有了客观存在的实语境与想象创造的虚语境的虚实相间。舒婷的《黄昏》就是虚实并存的语境的写照:

我说我听见背后有轻轻的足音
你说是微颔吻着我走过的小径

我说星星像礼花一样缤纷
你说是我的睫毛沾满了花粉

我说小雏菊都闭上昏昏欲睡的眼睛
你说夜来香又开放了层层叠叠的心

我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暮春
你说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

① [苏]巴赫金:《哲学美学·论行为哲学》,晓河、贾泽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自然之景在“我”、“你”的眼中各异,这是带上“我”、“你”情感倾向的不同视角,不同认知和联想。景物在不同的视角中虚实相生,虚语境的介入,使能指所代表的所指信息扩容,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语符组合编排的自由度,扩展了文学话语的言说空间。

二、纵横交错的语境因素

基于文学话语多层面的复杂性,语境因素在话语的各个层面也充分展示出其纵横相交,盘根错节的状态。

语境因素的交织,使处于同一交际界域的语境呈现出复杂性。语境各要素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重的。它构成了文学话语语境要素间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由此造成了文学话语各层面内部,层面与层面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

在文学话语的各层面中,常见到的是语符层面的解构,这是由语言语境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如王朔《一点正经没有》开篇的一段夫妻对话,可以说是以荒谬为基准来建构话语的,在语符与语符的搭配组合中追求的是一种不协调: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

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肉等等”，崇高与低贱并置，风马牛不相及。“追求得一塌糊涂”，以“一塌糊涂”为“追求”的程度补充，是一种错位组合。认的字“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便推理出“那就当作家吧”，是一种荒谬推理链接。话语在语符层面的总体表述风格是荒谬，既是对能指符号组合的解构，又是对“崇高”所指的解构。在对语符表层解构的深层，蕴含着认知与审美的生成。由这一吊儿郎当的对话作为开篇，导入了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在无所事事的背景下，被迫选择了“玩文学”的故事情节。在认知层面是对社会某一阶层某一现象的展现，在审美层面则输出了调侃中的嘲讽信息。由于语境要素的参与，表层的不平衡被深层的认知和审美意味所调和，从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上的平衡。

语境要素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语符层面，而且表现在语符与其他语境要素层面。由于对所描写事物的情感介入，作家笔下对自然界审美对象的描述往往出现与现实现象的不平衡。如：

那天早上太阳不很圆，边上有浅浅的锯齿，如同一个破瓶底儿在东边的土塬上空轻轻悬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掉进土塬。那时的日光，既不温暖，也不明亮，却很湿粘，像浑水灌在土塬各处，天有浅浅的阴色。

——阎连科《往返在土塬》

太阳的描述中带有鲜明的人物情感，这是二姐为了替“我”拿到县矿产公司招工指标而被迫嫁给村支书瘸脚的外甥，二姐出嫁那天“我”眼中的太阳。“浅浅的锯齿”、“破瓶底儿”的视觉形象，“湿粘”的感觉形象都是在我的心理作用下对自然景物的一种扭曲，是和“我”的情感化学反应之后所生成的一种意象。而当“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要走出土塬时所见所感的太阳，却是不同的景象：“椭圆的太阳猛然变圆了，在我眨了一下眼睛的时候，它就乘机跳一下，弹在了空中，脱离了黄土阔原的拉拽，像一圆金色的飞轮在

空中悬着。”太阳已成了“我”苦苦挣扎,终于得以解脱的象征。在同一个文本中,太阳的形象各异。与其把这些语段看成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不如将其视为人物心态的写照。在与人物有关的特定时间、空间、事件语境的参与下,作品景色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之间出现了变异。但这一不平衡却因了人物的心态得到了另一层面的平衡。

因此,语境要素间的颠覆只是表层现象,而平衡则是深层次的,是语境某要素对颠覆的要素间的重新整合。颠覆是对语符层面规定语域的偏离。它解构了原有的语境协调规律,却在另一层面重建了新的规律;它造成了一种缺陷,但在缺失的不圆满中重塑了另一层面的圆满。

语言材料是互为语境的,因此,语境各要素间的不平衡,也可看成是话语对语境的突围,这是文学话语常见的现象,也是文学话语有别于日常交际语言的突出特点。因此,话语对语境的突围便成了文学话语与语境搭配的常见的一道风景。

语境要素间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等方面。语境要素间的关系常是互为语境的。这正如舒婷《双桅船》中船与岸的关系:“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以船的角度看岸,以岸的角度看船,这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客体的审视,由此得出不同的审视效果。

语境要素的相互融合,常是由文学话语视角的交替而引起的。两种视角混杂,使不同角色的语境难分难解。舒婷诗作《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即是典型的例子: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祝福我吧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在晦重的夜色里

它像一点漂流的渔火

你可以设想我的小屋

像被狂风推送的一页小舟

但我并没有沉沦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当窗帘上映出了影子

说明我已是龙钟的老头

没有奔放的手势

背比从前还要驼

但衰老的不是我的心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它用这样火热的恋情

回答四面八方的问候

灯亮着

它以这样轩昂的傲气

睥睨明里暗里的压迫

呵,灯何时有了鲜明的性格

自从你开始理解我的时候

因为灯还亮着

祝福我吧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诗作以“窗下”所见的“灯”为主线,贯穿整个诗句。全诗是以虚拟的人物串起虚拟的语境,完成情感的抒发的。诗句上下文语符的链接颇具匠心。首段“你从我的窗下走过”是“我”为了表达“我”的情思而创设的语境,由此引发出虚拟的“你”之所见:“灯还亮着。”而“灯还亮着”既是“你”所见到的语境,又是“我”历经沧桑,矢志不移的见证,是“祝福”的缘由。末段由上文“灯”的伴随引起,倒装了首段的语序,